



诵与演讲，如何在声音的高低缓急长短里去表达最准确的情感，我想你还是会有自己的一点体会的。当你从车窗伸出手掌去感受风的缓疾及形态时，我想你对“节奏”二字会有更深的理解，相信你对这十一年来学钢琴的收获会有更深的感受。如果你打羽毛球或者某种球类，像读一首诗或者写一篇文章一样，你都可以在里面理解到节奏，从而进一步去理解“时间”这个概念的深刻内涵。

气息流动顺畅，节奏和谐，你就会感觉到如同泉涌的愉悦。你参加学校合唱队，你从中学到的东西，我想可能我没办法完全知道。你唱完歌回家，看到你高兴的表情，我再无苦恼。很多年前，你的奶奶，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对我的。你爷爷比较严肃，在我很不乖的时候，爷爷关起门打我，我的妈妈哭得像水里浸出来一样。妈妈永远是世界上最好，她如果大声一点对你，那可能是因为她太过爱你。你应该要对她微笑，像在合唱团里一样。这样的世界才是真正好的世界。

好的世界由“善良”、“柔软”、“微笑”建筑而成。这就是我留给你的第一句话。或许是唯此一句。生活不值得过，但善良可让生活像水一样滋生漫长，在一个用力量来证明存在的时代里，柔软即是爱。说到微笑，我想这是我最缺乏的，所以你怕我。不过，虽然生成这样的脸孔，但是我要慢慢用微笑改变我的面容。如果你抬起头看天空，或者教堂的穹顶，或者教堂的彩色玻璃，你就会知道我们要对地球及宇宙感恩。在这春深时分，环顾四里，绿意葱茏，风和日丽，你将更容易理解“善良”“柔软”“微笑”这些词语的深刻意味。当你抬起头看，就会知道世界只是我们有限生命寄身的旅馆。天地悠悠，时空无限，人的生命也就百

年，渺如尘粒，轻如这将临的夏风，我们除了感恩，还可以作何奢想。

这春深蝉鸣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可多读读诗歌。我手边就有一本阿巴斯·基阿鲁斯达米的诗集《随风而行》。“两本百页簿子/一支削好铅笔/一个书包装满教诲/孩子刚上路”。这首类似于日本俳句的诗，你觉得写的是什么样的故事？你有多少铅笔？你有多少本作业簿子？你每天带着我和你妈妈多少命令与教诲去上学？对诗歌里每个诗句的理解你都会有你自己的理解的，我如此相信。而且，你会在这诗中读到国家的基本状况，也会读到以前的时代和现在的时代的不同之处。你会对当下中国学生读书状态之轻松与沉重会有更深刻的思考。

我一直很喜欢阿巴斯的另一首诗歌：“鸟儿/戏耍吵闹//就在草人的手上脸上//想必收工了。”在这首诗里，我读到“处天地之和，从八风之理”的意思。鸟儿有知觉吗？鸟儿当然有知觉！稻草人有知觉吗？这问题真是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我读《植物的欲望》一书时，才知道要尊重植物。作者认为植物是有欲望的，苹果借人类的嘴巴而将种子撒遍全世界。野苹果酸涩，现在的苹果借由人类的口舌之欲得以衍生新口味，并且从这个地方不断地被移植到更多的地方，与土壤、气候、肥料等因素由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，逐渐开始新的学习途径，既改良自己，也更深层地去理解自己的基因。这种意义上说，苹果是有其欲望的。孩子，你当然也可以说，我是在这是在作概念上的强辞夺理，不过你可以多买几个苹果，然后不断地理解每一个苹果给我们的形态、口感，然后于其中理解幸福。人类偶然来到地球，万物更早于我们，我们消费自然中的任何动植物、干净的空气、海洋最深处的资源……“涸泽而渔”似要

全盘扫光，有时候人类妄自尊大到可笑。我们劳作当然有其价值，可是与草人静立旷野，鸟儿在夕光云影里自由戏耍相比，何者更接近于自然本义，这是不言自明的。

孩子，在春天的深处，我觉得万物滋生正进入进一步的成长期，我们应该在这美丽的风里想想一些关于人与地球，人与宇宙的问题。你现在才读初一年，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在这轻柔而开始富于弹性的阳光里，这和风里，去感受心物相应。你可以读读像阿巴斯或者其他写春天的诗，也可以在最后的和春光里，躺着，闭眼或者半眯着眼，想想关于诗歌的事。

诗歌也是语言，凡语言总有其有限性，它与自然依然还是隔着。但是诗歌却是最接近于自然和神秘的道路，像通往深山寺院的林间石阶。你年纪尚小，对自然之美与自然的深意尚未能深入理解，借由诗歌的启示，在有限的表达里去理解无限，最终你才有可能直接与自然相对。与物为春，向着自然开放，并不是一开始就可以的，它需要领悟与启示。当你逐渐深入到语言的深处，你会明白为什么一声鸟鸣可以“惊心”，一朵花开可以让“人颤栗”，为什么天地悠悠，会使人“怆然而涕下”，而“倚南窗”又为何可以“寄傲”。明白天空、大地的内在精神，你才能抵达自然沉默的深处，你眼中的自然才不仅仅是自然物理学意义上的存在，而是一个富于形而上意味的所在。

夏天将至，下次我想和你说说夏天给我的教益。键盘犹如辛苦劳作的田地，夜深时弓腰低头，绞思竭虑经营字句，非春天本义，但我还是想在电脑上祝你晚上有一个春天的美丽梦境。

爱你的爸爸

(作者单位：厦门市松柏中学)

本栏责任编辑 李 淳



师道

二〇一四年第五期